

前
微
錄
苦
瓜
和
尚
畫
語
錄

清姚世錫著
清釋道濟著

進步書
局校印

序

蘭廬先生前徽錄於表揚先烈之外旁摭逸事原原本本殫見洽聞期以勸善進德為立心制行者樹之準的非徒顯微闡幽備鄉國之懿美儲輔軒之掇拾已也昔勾吳公子聽宮縣而知四國之升降垂隴大夫聆歌詩而辨眾志之從違吾浙代產偉人若雲尤蒼萃英賢之地其間嘉言懿行散見於邦國紀載固不勝書而殊尤絕物為里巷所褒稱則即一事之微正不得區冠裳草澤而不為之溯厥芳徽垂為圭臬也先生著作等身即此一編具史官之識之才以視龍門班范詎有慙色責任蒐羅者吾知必珍同拱璧矣爰綴數言於首以志心折焉

乾隆辛巳仲夏上澣八日山陰同學弟王元禮拜撰

前徽錄

清 姚世錫著

吾鄉前輩嘉言懿行筆不勝書惜數十年來未有記而傳之錫生雖晚猶及聞故老稱說識之心版弗敢忘亦有親炙其人目擊其事者最為真確我年衰朽一旦溘然朝露後生小子何由景仰前徽乾隆辛未子月寓維揚梵覺寺旅館無事追憶錄之首述先世尊祖德也餘則記及即書不能分別年世先後維揚歸因於衣食荏苒十年橐藏傲麓庚辰春浪游鳩茲寄跡關署身閒心泰鈔錄一冊質諸持翁方伯商榷刪定聊附吳興掌故之末以俟脩郡邑志者採擇焉

七十二翁姚世錫謹識

七世祖瀉菴府君自適溪

今名姚家隸

遷入郡城賃絲鳳坊店市布為業篤生先六世祖

承庵府君一人瀉庵公自以生長農家少未就學每見讀書人極敬禮之訓承庵公

曰讀書清高公善體親心勤學弗倦讀書市樓晝夜不輟伊唔與市囂若相和有業

儒者至店瀉庵公必取承庵公近作虛心請教呼承庵公下樓拱立諦聽有能指摘

一二者市布不計直故成大儒焉一舊家子寒夜攜一鑪質布數匹而去及旦滌

視之乃赤金也。瀉庵公大駭，蹤跡其人歸之。

汪注：姚讓，字瀉庵，以子舜牧贈文林郎廣昌知縣。○姚舜牧，字虞佐，號承庵，萬歷癸酉舉人，知新興縣，調廣昌縣，祀鄉賢祠。

承庵公未遇時，授徒於鄉。歲暮辭歸，脩脯不過十數金。途遇夫婦二人，抱持痛哭，旁觀靡不嗟歎。公叩其故，知為負勢家子，母金將鬻，妻以償。公惻然，盡出囊中金予之，拂袖而歸。其人狂奔，問姓名，公遙答曰：姓姚而已。及瀉庵公歿，求葬地，公往來於橫山門，見山環水抱，知為吉壤，而未得結穴之所。一日，正徘徊審視間，雷雨驟至，山凹有茅棚數間，趨入避雨。一婦出諦視公而去，雨稍止，一人負薪踉蹌來，亦諦視公，急入與婦偶語。移時，延公入室，見一木主，書恩主姚公之位，不省何故。其人忽詢曰：尊客得無姓姚？公曰：然。應未畢，婦趨出羅拜於前，曰：公忘二十年前揮金之夫婦乎？公始恍然。亟令毀木主，夫婦相顧曰：既得恩公，可無用遙祝矣。乃毀之。止。公宿問入山，遇雨，故公告以為先人營葬而未得穴。其人曰：某居此久，徑路熟悉，明旦當導公求之。閱數日，公已得穴而不言其所，但咨嗟浩歎，將辭歸。其人曰：得無即在某茅店之下乎？公瞿然曰：誠如子言，斷無令爾毀巢讓穴之理。我將舍是，他求耳。夫婦泣告曰：我

兩人感公大德。憾無以報。區區一椽安足惜。公即不受。某夫婦亦棄而他適矣。公見其意誠。乃為另構數椽於善地。且置膏腴予之。而葬瀉安公馮太孺人於茅棚基。地名金蓋山。子孫繁衍。科第聯綿。已及七世。為先人求吉穴者。當法承庵公之盛德焉。先高祖又庵府君。為承庵公第五子。盛德酷似瀉庵公。為先曾伯祖都諫公。先曾祖父伯公。曾叔祖以燕公延館師。故禮備至。師年逾三旬。一日偶詢及子女。師默然良久。再叩之。答曰。家貧。聘而未娶。公深悔失言。揖而退。數月後。張燈開宴。若將有喜事者。師亦不審何故。及暮。公至館中。語師曰。今日為先生完娶。尊慈太夫人以下俱迎至矣。師大駭。已而衣中器具靡不周備。鼓樂喧闐。婦已至門。師乃更衣出就花燭。母子泣拜成禮。都諫與方伯公。皆是師造就也。先高祖分產無多。幸高祖母史太淑人奩資稍豐。高祖勤苦操家中。年漸充裕。開一典鋪於甘棠橋。取息極薄。人有稱貸者。無弗應。以產求售者。必苦勸其耐守。售者以萬不得已。告方履。故成交議。直必滿其意。閱數年。有求贖者。欣然收價。求找貼者。至再三不拒。一生需用。紋銀出入。從無二戔。斗斛權衡。均平不苟。百數十年來。惟高祖所買之田。各房有世守者。食報可謂悠久矣。先高祖持家極勤儉。事無大小。靡不躬親。筮鑰皆繫。衿帶間一疎。戚貧老。

無依仰食於高祖父矣。一日高祖他出薄暮乃歸。戚正啟篋搜金。高祖急退出反扃外扉。竊立他所。俟渠閉戶封鎖訖始揚聲而入。終身不洩其事。先高祖居甘棠橋

之南。

此第分授都諫公長房其左一半。康熙年間岳懷兄涑陽任內府筆售之。汪氏汪復售之。鈕氏矣。右一半。雍正年間南珍弟兄售之。十一房示周弟今名茂承。

是。後門臨河。暇即倚檻獨坐。氈帽布衣。蕭然寒素。見者不知為給諫大參封公也。一日

步至後門。農家募船泊岸際。正欲午餐。公曰。舟中有穢氣。此間可坐。曷不攜飯就之。農人曰。姚鄉宦後門恐未便。公曰。無妨。邀之同坐。詢農家事。相勞苦。農人以為司閭蒼頭也。問公有幾子。公曰。三子。問何業。答曰。伯仲南北。公幹。叔留身畔。正劇談間。小童出請農人。始知為封公。惶恐謝罪。公慰藉之。復命小童進茶。貴而不驕如此。至今猶有能道其事者。都諫公與方伯公。順治丁亥同榜成進士。丁亥元旦夜。先高祖

夢登佛樓。和南畢。啟經函視之。見金書四大字曰。雙鳳聯飛。經旁伏一小兔。已而兄

弟同捷。辛卯三先伯祖舉於鄉。年甫二十。適符小兔之祥焉。方泥金報到時。先高祖

正誦經。家人奔告。曾伯祖捷音誦弗輟。未幾先曾祖報踵至。家人又奔告。誦如故。朝

課畢。膜拜如常。徐步下樓。謂家人曰。區區一第。安足喜。即兄弟同登。亦祖宗積德所

致。何用舉家沸騰。其恬靜如此。先高祖御下極寬厚。尤加意於小童。稚婢。每舉彭

澤戒子語以訓後人童婢有過當懲輒取空戩毆撲其肩背但聲響以恐之不欲其有捶楚之痛也 先高祖戒食牛犬傳至錫已凜遵五世我子孫萬勿破此戒

汪注姚祚重號又庵以子延啟 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以子延著 封大中

夫廣東參政 姚延啟壬午舉人○姚延著庚午舉人並順治丁亥會試中式己丑

殿試延啟字秀迪號敬存吏科給事中延著字象懸號榕似河南右布政使忤帥府羅織以死○姚世璠字岳懷澤州知州 姚高燾字子瞻辛卯舉人康熙丁未進

士岳常道

先曾祖宦績及居鄉善行備載本傳墓誌

先祖念劬府君官山東青州府昌樂令下車即革除一切陋規減耗羨招流亡興學校課生童清冤獄擒劇盜政績卓然時屆編審奸吏夤緣上下其手致賦役不均民坐是因先祖審知之晝夜坐堂上親為編定老吏屏息侍立不敢措一辭閱數十日畢乃事而先祖以勞瘁致疾不三年卒於官民請祀黌宮俎豆弗替雍正癸卯從弟世鏞舉於鄉房師為東陽令劉公即先祖縣試首拔士劉君名恆之子也弟往謁劉公首問曰子得毋我邑父母姚公後人乎弟答曰令昌樂者門生之從祖先祖之胞

弟於是延入內拜見封公備述昔年受知之雅又詢師門後起若何弟答曰惟三叔無恙一兄需次學博兩弟尚幼封公曰子歸告令叔我邑城隍即令叔祖也人咸稱為姚城隍有禱輒應迄今香火甚盛弟歸述之以事涉荒唐弗敢告人茲因述服官政績連類及之先祖官昌樂時有響馬積盜某長骸者橫行青齊間莫可如何先祖懸重賞設奇計一旦獲之召入密室屏左右詰之曰某某案有汝乎曰有又曰某某案非汝為首乎則叩頭請死先祖曰汝有此技勇當為國家出力我欲生汝汝能改邪歸正為我臂指之使乎乃奮躍大呼曰公果生我赴湯火不辭先祖曰我用汝為捕快頭令擒盜必立致達期即殺汝曰諾於是諸懸案逸盜悉獲四境宴然鄰邑聞之出重賞聘捕盜唾手而得同官用是免吏議咸額手相慶先祖歿後長骸徒步護櫬至湖哭痛盡哀而去嗣後或一二年或四五年輒來省問錫髻齡時識之十餘歲後不復見矣先曾祖歿時先祖年甫十八外侮疊至能以一身禦之何國祥者我邑貪令也被參後僦居東街猶擇人而噬素封之家卧不貼席吾家有逆奴逃去已久不知何由投入何寓令作首呈誣吾家私藏兵器畜戰馬謀為不軌先祖聞之曰此當以身命敵不可以口舌爭選壯僕十餘人令飽餐各持白梃蜂擁至何寓排闥

直入何出不意為先祖所挾索出逃奴及首呈投之火一笑而散何竟無如之何身家乃得保全錫少時老僕范鼎邢祿常言之即當日持挺中人也

汪注姚高恪字子莊山東昌樂知縣○姚世錄字帆書癸卯舉人

本生先祖榆庵府君嘉言懿行錫襁褓出嗣一無聞見不敢妄述惟聞伯叔談及祖輩六人中苦志讀書老而靡倦者實惟榆庵府君一人困於場屋康熙壬子年四十九歲始舉京兆又不獲成進士僅秉鐸平湖雖享年八十有八而京饒先伯及本生先君俱早世孫枝不振晚境蕭條詩文翰墨散佚殆盡錫中年以後留心收拾已不可得去歲偶於姑子施岵瞻齋中見窗橐一冊乃先姑鍼箱中攜去者請歸鈔存五叔父大立舉破爛窗窻一帙並祖父遺容二幅祖母趙太孺人遺容一幅俱吳門顧授之於錫謹裝裝潢藏之笥中最可痛者先祖工於集唐所製極富竟隻字不存天之厄我祖甚矣猶憶康熙己丑暮春先恩考中翰公備畫舫山舉迎先祖遊法華山錫得侍立左右終身聆老祖謦欬者只此一日而已安能窺測祖德之萬一哉

汪注姚高熙字子雍順天中式舉人

先嗣考年甫二十一歲而歿在錫未有生之前本生先考攻苦咯血三旬以後卧病

牀第生平懿行錫無從知之不敢妄述

汪注姚德塗字祖庚以嗣子世錫 馳贈脩職郎萬安縣丞

先恩考中翰公天性爽直急人之難不惜奮袂傾囊用是招尤為仇家竄名陷害事雖得白不獲享年直道難容可勝歎息

先高伯祖罔卿公為承庵公長子萬歷丁未進士由江都令卓薦入西臺巡視九邊刷卷南畿所至一塵不染墨吏望風解綬布被葛衣蕭然若寒士熹宗朝魏閣亂政善類誅鋤殆盡公以承庵公年老不敢危言賈禍投劾歸里門懷宗踐阼以太僕卿召未幾卒不獲大用士論惜之

汪注姚祚端字正初號世所庚午舉人丁未進士以太僕寺少卿降調南太僕丞
晉尚寶司丞

先曾伯祖都諫公三垣奏疏有嵩刻茲不多贅惟請革除獄中柙牀一疏造福無窮聞 諭旨下日夢神告公曰革柙牀之請爾子孫福報正未有艾嗚呼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八曾叔祖邦劬公先曾祖之同祖弟尤相友愛由選拔授湖廣襄陽府南漳令是時

楚蜀未靖先曾祖深憂之公毅然曰委質為臣當急公家之難敢計禍福慨然就道
位任未幾難作邑無兵可守公率民登陴不數日城陷公朝服懷印坐堂上賊挾利
刃脅之不為動索印弗與誘以爵公大罵遂殉至死印堅握不可得賊斷公手持去
事聞

詔贈按察使司簽事

賜祭葬廕一子先叔祖輩俱早世叔德憲以冢孫承廕選授江南池州府銅陵令又
以虧帑遣戍雍正間奉

旨免忠臣後裔乃放歸考終於家

汪注姚廷儒字爾真順治戊子拔貢以南漳知縣升大同府同知未離任死於賊
郝搖旂之難孫德憲字斯原以難廕授銅陵令

先伯祖子明公都諫公之長子順治甲午舉人辛丑會副輕財任俠有陳孟公之風
國初南中諸大家以通海逆案株連者十三四寒族亦被仇家所誣將罹禍公徒步
走京師不惜破家事乃得白我族之無恙皆公一人力也公識見高超福福利害
瞭如指掌故能排大難決大疑錫聞故老言朱佑民逆書一案賴公一言舉族免禍

謹述其顛末於左俾後之人知之

都諫公壻李某乃翁為明末部曹鼎革後隱於家其故弟即錫祖父相傳之甯遠堂也。都諫公既解組李姑丈時時過問翁壻極相得先伯祖一夜忽夢有餽問及門趨視之但見人頭數顆驚悸而醒。次早至書齋都諫公方與李姑丈劇談公正欲述宵來噩夢聞人進言南潯朱家差人候安有書札禮物都諫公令持入則紵絲銀爵光采耀目書一部札一通求作序文一篇而已。公以夢故在旁力阻曰語言文字召禍極易倘書中或有忌諱他日何以置辨望大人拒絕之都諫公首肯李姑丈忽啞然笑曰大舅何太拘倘畢竟不許曷不投意來使令求老父為之耶於是佑民舍姚而就李滅門之禍起於歆羨潤筆之一念竟至老幼駢誅家產籍沒其居第先祖承買迄今百年矣禍福機關判於片語我宗無恙豈不由先伯祖一人之力哉

汪注姚瀉敏字子明順天中式○李令哲字霜回歸安人長興籍天啟甲子舉人崇禎庚辰進士榜名本賢字端木江陰知縣宏光時禮部主事仲子初燾字宏士先叔是山先生秉性慈和生平無疾言遽色橫逆之加怡然受之不一置辨尤好施與有告貸者必多方經營以應之表兄閔采章先祖母閔太孺人姪孫舅祖我繩先

生之孤孫也。貧無立錫，而先世墳墓公賦尚存，每遇追呼之迫，叔父必解囊代輸。不數年，復積逋若干，又代輸。如是者不知凡幾。晚年家計漸窘，猶稱貸以濟人困。窮疎族及戚鄰中孤兒寡婦之蒙惠者，至今稱道不置。初艱於嗣，中年以後，連舉三子，皆讀書遊庠，謹守祖訓，孫枝漸繁，謂非盛德之報耶。

從叔其章先生，少時極貧困，二十以後，百計經營，備嘗辛苦，閱三十年，乃能成家。雖天實佑之，亦人謀之臧。止生一子，已在庠。今含飴弄孫，安享飽煖矣。錫不肯輕棄，恒產諸子無幹蠱者。安得諸孫中有效法我叔收殘局於既覆之後哉。

從弟玉裁，名世鈺，號蕙田。五先伯祖中翰子，潛公之冢孫。從叔孟誠公之長子，博學能文，尤長書法，性狷介，篤於孝友。叔歿後，家中落，諸弟俱髫齡，蕙田授徒糊口，撫育諸弟，不私己財。諸弟敬憚之。若嚴父，館於桐鄉汪氏，汪巨富，繼嗣析產，西席亦有千金之贈。蕙田堅卻不受，且辭歸。未幾，汪以繼事興大獄，染指者靡不波及。蕙田飄然局外，人咸服其卓識。唐改堂先生紹祖，守我湖，延入幕為諸郎君經師，出入府幕數年，從無干請。恬退不慕榮祿，年未四十，即絕意進取，不應省試。以諸生終其身。惜無後，僅一女，能讀父書，喜作畫。又不永年，女夫董季之，豐恒，今成進士。蕙田從童子

試中所識拔也。弟之妻倪氏極賢淑。撫諸小叔若己子。處妯娌無間言。後蕙田一年而歿。

汪注姚瀉顯字子潛內閣中書。董豐垣字暨之。乾隆甲子舉人。辛未進士。扶溝知縣。南潯鎮人。

寒家自瀉庵公積德。承庵公發祥以來傳及培字輩已歷十世。科第至益字輩已七世。年來窮困者日多。讀書者漸少。非無聰慧子弟而父兄饑驅遠出。督課無人。延師無力。以至學業荒廢者比比皆然。此正極否極衰之候。然不肖者不過弗守先訓。或以樛蒲或以狎邪。自蕩其家。自戕其命而已。外此則潦倒如錫乞食四方而已。從無習申韓刀筆。武斷鄉曲。致罹法網。為人所切齒痛憾者。可見祖宗開基當由忠厚。則根本培植堅牢。縱枝葉凋零。尚留喬木氣象。不若園中灼灼者。一開即盡也。追思祖澤。自怨自艾。書此以示後人。

外祖沈閑存先生。明南大司空。贈太傅諡襄敏公。五世孫應襲錦衣。外曾祖麟兮公。早世。止生外祖一人。未周而孤。母茅太孺人。祖母嚴太孺人。兩世孀居。辛勤撫育。值國變流離播遷。家幾破。先生生而岐嶷。讀書目數行下。十餘齡舉動端莊。言笑不苟。

儼若成人。江南既定，奉兩太孺人還尚書舊第，補完葺，徹夜寐，夙興不數年，門庭如故。家政肅然。先生好讀書，博覽典籍，旁及天文象緯、形家術數之言，靡不究心。自高曾而下，兩世單傳，危如一綫。先生自擇吉穴葬父祖，二十年間，連舉母舅潔庵、東甫、雪溪、勞山四丈夫子，今孫曾元幾五十人也。先生尤好客，篤於故舊，鄉黨宗族之藉以舉火者，不可勝數。御童僕嚴而有恩，每旦秉燭而起，一呼則齊至，罔敢後者。事無大小，井井有條。自尚書公而後，實為中興，以明經秉鐸平陽學宮，鼎新文風，振起至今。猶有能道之者。每遇省試，率因事來杭，聞事畢，請假歸里門，省視先塋，錫鬻齡時，隨恩妣歸甯，得瞻仰數次，豐頤廣額，雙瞳如電，長身鶴立，聲若洪鐘，飲量無算。每夜賓朋滿座，必盡歡始罷，猶憶一夕賞款行堂，雙桂用成化斃杯，錫烏知貴重，失手損傷。先生絕無瞋容，笑慰曰：汝勿驚，當更一完好者。又一日，先生登樓檢閱藏書，錫潛步隨上，先生回顧見之，笑曰：汝竟能拾高梯耶？啟一篋，取銀鑲椰杯一套，鳳儀亭擲戟泥人一座，手授錫，呼錫乳名曰：催郎。汝未必喜此杯，特喜此泥人耳。事隔六十年，操管書及恍似兒童嬉戲時也。

汪注：沈雍，字升攷。○沈倣，字叔永，號泰垣，萬曆己丑進士。○沈炳震，號東甫，其

第一名炳謙一名炳巽

母舅東甫先生。穎悟絕倫。出語不同凡兒。外祖極鍾愛之。既長。酷嗜詩酒。與叔季兩舅。自相師友。合前坵吳氏及族人之風雅者。舉詩社。廷禾中名宿柯南陔先生甲乙之。有雙溪倡和詩之刻。中年以往。鍵戶讀書。六經子史。靡不窮源探委。貫串於胸中。所著有二十一史四譜。新舊唐書考。唐詩金粉。諸書。皆手自鈔錄。數易索而成。蠅頭小楷。日書數千。其他批閱之書。皆丹黃燦然。考訂極精確。人有質疑者。舉經書答之。若水之瀉。涸涿涿而出。生平不問家人生產。晚年境日困。怡然讀書。初不知窮也。兩舉鴻博。堅辭不出。卒於家。門人私謚曰文節。先生新舊唐書考。未中少司寇錢香樹先生於先生歿後十年。進呈御覽。手書原本藏之。內府先生可以不朽矣。

汪注柯煜。字南陔。○陳羣。字香樹。

母舅吳振采先生。先嗣妣之胞弟也。家極貧。安之若素。取與一介不苟。曾向先嗣妣貸十數金。姊弟緩急。無一人知者。康熙戊寅正月。先嗣妣見背。先生即鬻田來償。先中翰公大駭。固讓之。堅卻不受。其狷介如此。年弱冠游庠。十踏省門。得而復失者三。終老一衿。好飲酒。極醉不亂。暇則口銜烟筒。呶唔不輟。為文極純粹。每大言曰。何所謂。

成宏何所謂隆萬天崇。惟其是而已。老而不遇命也。所居之葆素堂。祖傳舊第一日。風雨閉門。偃仰木榻。耳畔微聞琤琮聲。若斷若聯。蹤跡之聲出北窗簷溜下。拾竹枝撥去浮土。聲愈洪。迫視金色燦然。呼童攜鋤開掘。則一小銅盆。溜滴盆上。乃有聲。下覆清泉。一甕甕極古樸。非近時物。傍又一銅盆。亦覆清泉。一甕而已。先生慨然長歎。不數年內。樓頂格朽爛。一旦傾頽。中得一小皮匣。封識甚固。啟視之。有小冊一。開載某某處窖金若干。前所發二甕亦在冊中。皆先生曾祖親筆。先生笑曰。祖宗所藏。子若孫尚弗克享。豈非命耶。即投冊於火。或叩以故。先生曰。毋勞後人妄想。其安命又如此。

先岳吳清時先生。歙縣溪南人。祖在楚公。商於杭。遂入杭籍。康熙辛酉。先生愛我郡山水。乃遷居焉。由明經東鐸泰順。轉國子學正。為人豪邁風雅。生平不名一錢。少時席豐履厚。中年以往。家漸落。而坐之上。客常滿。有以緩急告者。傾囊不少吝。坐是晚年益困。灑如也。錫己丑婚時。先生已無餘資。豪情如故。食客十數人。一日忽出篋中券檢視之。若趙若程輩。其人尚在者。則還之餘。皆付之一炬。券各數千金也。前輩舉動爽快如此。豈齷齪人所能夢及哉。